

歷史空間

老宅·牌坊

王森

老宅

我家有一座老宅，在古城的張牌坊街上。老宅不大，有三間帶走廊的堂屋，一間小巧的門樓過道。小小的院內遍植着石榴樹和棗樹——石榴樹結出的是白色的冰糖籽，粒大汁豐，甘甜可口；棗樹結出的是脆靈棗，皮薄肉厚，又甜又脆。聽奶奶講，這座老宅其實並不是我家的祖產，它的格局不大，解放前應該屬於一家小地主所有，土改後分給了爺爺奶奶，連同室內擺設的條几、八仙桌子和太師椅等，應該都是那次城市貧民分享勝利果實的收穫。以至後來爸爸入黨，外調人員前來家訪，看到這座頗帶些老門舊家「範兒」的老宅，馬上認定爸爸的家庭成分過高。最後還是頗費了一番周折，爸爸入黨問題才總算得到了解決。

我的幼年是在老屋中度過的，那時最常聽到的，是奶奶講述的那個千篇一律的故事：「東山磨磨牙，西山磨磨牙，回來吃你姊妹倆。」即便已經聽了無數遍，愛哭的我還是立馬不哭。爺爺為人忠厚老實，前半輩子一直靠做小生意養家，收入微薄，勉強糊口。解放後公私合營，爺爺不僅分到房產，他本人也進了副食品公司。所以，爺爺的確是真心擁護新政府，感激那個新時代的。在我的記憶中，文革伊始，每到吃飯的時候，我們家的一個日常功課是，大家圍坐在飯桌前，聽候爺爺的口令，全體起立，合唱《東方紅》。唱《東方紅》時的爺爺顯得很肅穆，也很虔誠，他態度謙卑，垂手恭立，聽到動情處，眼中甚至還常常閃現着淚花。我和姐姐、妹妹雖然均為這種莊嚴的陣勢感到有一點可怕，但內心深處卻又未覺得有些好笑——想笑，卻又不敢笑，只是埋下頭來匆匆吃飯，然後，跑到外面盡情撒歡去也。

當然，老宅留給我更多的，還是那些溫馨、快樂的畫面。老宅不大，能利用的地方基本都利用上了。記憶最深的是位於堂屋左手的那個小花園，它以樹枝、秫秸編織而成的籬笆作圍牆，從外面看，裡面花木繁盛，枝葉掩映，可謂密不透風。但走進

去卻是別有洞天，沿着屋牆邊的小徑走到盡頭，居然還有一個逼仄的廚房。夏天，蔭涼的花園自然不失是一個消暑的好去處，尤其是玩「捉迷藏」，隨便找個角落蹲下，總能讓那些鄰居家的孩子找上半天。冬天，我們會躲進春意融融的廚房，爭着搶着幫奶奶拉風箱，不僅身上暖和了，有時還會得到奶奶的獎賞。當然，下雨，或者落雪的時候，我們大多會轉移到封閉的門樓過道裡玩耍，相比而言，這裡的空間更為闊大一些，也更適合玩各種諸如「木頭人」、「拍「啪啪」之類的戶外遊戲。

古城裡曾經有過許許多多的老宅和老屋，它們青磚灰瓦，曲徑幽窗，房頂上長滿了各種雜草，顯示出一種獨特的歲月年輪。我一直覺得，所有的老宅和老屋其實都有自己的生命，它們都是通靈性的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具體體現。雖然其中未必會發生聊齋故事，卻總會有一些有趣、好玩的細節，令人懷想，讓人難忘。而所謂「紅塵世界」，所謂「人間煙火」，其實也都是與這些老宅和老屋的存在密不可分的。

但是，很遺憾，今天的人們似乎再不珍惜老宅和老屋了——老屋說拆就拆，老樹說砍就砍。他們不願再傾聽老宅對歷史的訴說，不願再凝視老屋對過往的重現。一切讓人心安靜的東西，都顯得那麼不合時宜。如果說每一代人的情感都要有所附着，失去了老宅和老屋，我不知道，我們這代人的情感又要附着何處呢？

牌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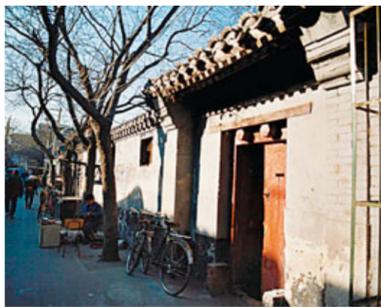
古城曾經與江南的蘇蘇齊名，是北方著名的牌坊城。但因為文革期間的「破四舊」，數十座精美的牌坊相繼被推倒、拉倒，劫後餘生的牌坊，只剩下「百獅坊」和「百壽坊」兩座而已。所謂「牌坊城」云云，其實早已名不副實了。

我家老宅在張牌坊街上，出門西望，首先看到的就是張家牌坊——亦即「百獅坊」。穿過張家牌坊走到一個十字路口，往南看，朱家牌坊——亦即「百壽坊」赫然在目。那時候的牌坊街還是古意猶存的，且不說窄窄的馬路兩旁房屋儼然，清一色全是數百年的老房子，灰撲撲的，恬靜安詳、毫無火氣；單是馬路邊上種植的那些合抱粗的高大的梧桐樹，森森然綠蔭如蓋，遮天蔽日，就能夠讓人感受到一股濃郁的舊時氣息。我生也晚，自然無法看到古城當年的古風景致，但可以想像，幾十座精美的牌坊分列在大大小小的路口，古城又將是一番怎樣的氣象。我三歲開蒙，很早就認識了張家牌坊上的「封建禮教的罪證」幾個黑體大字。但我當時並不知道的是，文革初起，文物遭殃，正是有人靈機一動，在張家牌坊和朱家牌坊的正中區額上，分別寫下了「封建禮教的罪證」和「砸爛舊世界」等標語口號，才終於改變了這兩座牌坊被推倒、遭拉倒的

命運。鄉人俗稱的張家牌坊，乃是清代乾隆年間的建構，是為贈文林郎張蒲妻朱氏而建。而其官稱「百獅坊」，則是因為牌坊上精雕細刻着一百隻姿態各異的石獅子。我們小時候到牌坊下去玩，其實也都是奔着那一百隻石獅子去的。我們一方面相互攀比誰爬得快，誰爬得高；另一方面，則比賽誰能夠一查清那一百隻石獅子。尤其是後來聽說，在一百隻石獅子當中，只有一隻公的，可以通過摸襠的方式找到，大家更是興味盎然，紛紛爬上牌坊去尋找。但是，下面好說，高處的石獅子卻是難撿摸到的。結果可想而知，一百隻石獅子沒有查清，一隻公獅子也從未找到。鄉人俗稱的朱家牌坊，同樣是清代乾隆年間的建構，是為翰林院孔目贈儒林郎朱叔琪妻孔氏而建。而其官稱「百壽坊」，則是因為牌坊上雕有一百個書體不同的壽字。不過，因為不屬我們的地盤，我們向來對朱家牌坊少有問津。至於是否有人真的查清過那一百個不同的壽字，自然無從得知。

年齡稍長，與牌坊有關的故事顯聽了不少。比如，張家牌坊的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，惟恐再有富戶超過自己，竟然在牌坊完工後，設計毒死了主持修建牌坊的工匠。比如，朱家牌坊的主人為了迎娶曲阜孔家的姑娘，居然一步一個元寶，一路雙轎擺到曲阜……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事實上，從我記事之日起，牌坊就與牌坊街融合在一起，成為古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對於我來說，牌坊是家鄉的標誌，牌坊街則是通往家園的必由之路。所以，我從來不敢想像，古城怎麼可以沒有牌坊街，牌坊街怎麼可以沒有牌坊，而沒有了牌坊街的古城，又怎麼可以稱作古城呢？

但是，牌坊街畢竟還是要拆遷了，聽說會建成一座大廣場，讓兩座碩果僅存的牌坊孤立其間。於是，春節期間，我禁不住又一次來到了即將消失的牌坊街。那是大年初二，街上行人寥寥。雖然家家張貼着春聯，但春聯的鮮艷，卻依然難掩牌坊街時日無多的衰敗和落寞——牌坊街即將灰飛煙滅，我們的感情和記憶也將隨風飄散……



老宅。網上圖片

古今談

面對一片黃葉

吳羊璧

我對着一片黃葉，忽然發生了一個疑問。我住處附近，有個小小的花園，每天我常到那裡散步。天天對着那一片的花木，有綠葉，有黃葉。從來不以為怪，但是這天卻忽然產生了疑問，自己解答不了。問題是：為甚麼有綠葉又有黃葉？我自己都覺得這問題來得怪。因為本來天天面對的，就是有綠葉也有黃葉。香港天氣暖，一年到頭，到處有綠葉，也是不足為怪的。綠葉中有疏疏落落的黃葉，也是見慣了的，覺得從來都是這樣。但是我這天忽然想：為甚麼綠葉中出現個別的黃葉？是不是個別的黃葉特別「老」了？本來，同在一叢中，甚至同在一枝中，大家都生活在這個小環境裡，應該沒有甚麼區別。你綠時，我也綠。你黃時，我也黃，是不是？問題似乎又不難回答：總不會大家的生長過程完全一樣的吧。今天都是綠葉，明天全變黃了？但這只是用見慣了的現象來作答，還是沒有說出甚麼道理來。這回答是：慣常如此。但為甚麼慣常

如此呢？為甚麼不是慣常都全部變黃呢？香港是南方，樹木茂盛，的確經常到處是綠葉，也經常見綠葉中一片、兩片變黃，然後掉了。經常見綠的日子多，全部變黃的日子似乎沒有。北方天氣可以驟冷，樹木忽然在短時間內都變黃、枯葉，那是北方的景象，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。南方的樹木可以常綠，但也總要新陳代謝，舊的葉子總要落，新的葉子總要生長，是不是？但為甚麼不是整片、整叢一起綠，又一起黃呢？眼前這一株花樹是綠色的，綠色為主，只有個別的葉子在變黃，在完成它個體的新陳代謝。但問題就在這裡了，為甚麼變黃的先是一葉，而不是那一葉？整個來說，黃葉有先有後，各自在完成自己的生命歷程，這似乎是沒有甚麼可說的。但我現在就單問這一葉，這一葉為甚麼先變黃？如果籠統地答：總是有先有後的嘛，有甚麼可以奇怪的？但這仍不是正面回答問題。我發問的就是：為甚麼偏偏這一葉先變黃，不是那邊的一葉？一定要這

樣問下去，似乎有點刁鑽，不過我好奇的就是這一點。為甚麼偏偏這一葉先老？從這單獨的一株來說，它在生長的時候，它從一顆種子開始，種子中似乎就有一股動力，在推動它生長、發芽、茁壯。而且這股生命的活力，就好像手中拿着一份計劃，先要怎樣發芽，怎樣長大，要發展成多大的一枝或者一叢，於是有序有律，有條不紊地按照這樣一份「計劃」行事。它這一份「計劃」，又是哪裡來的呢？誰給的呢？我們把眼睛移向更大的空間，於是又會發現，其實整個空間的萬物都是在有秩序地產生、發展，而且宇宙間數不清的萬物，是那裏協調，共同有秩序地向前進，向前發展。因此我們不能夠有這麼一個萬物共同生存發展的美好世界。這個美好世界是誰在計劃，誰在指揮？前面一段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，眼睛還是看着一株樹木，那是簡單的。現在把眼睛望向全世界，望向宇宙，這個宇宙中的萬物其實也是那麼又協調又有步驟地發展着，所以我們有一個有秩序地生存和發展的巨大宇宙。這個宇宙間，到底誰在掌握這規律，誰在讓這個大宇宙和諧地發展？這一想，問題更大了。但是我們的宇宙就是在很好地發展。誰來掌握這發展呢？可以答：是客觀規律。但客觀規律又是甚麼？

來鴻

陳根生

向一棵樹致敬

從300米外，我就遠遠地讀到了一片巍峨的綠陰森森，一團雄偉的生機勃勃！

當我踏進趙園初級中學校園，啊，好大一棵銀杏樹呀！資料上說該樹高28.7米，胸徑7.8米，覆蓋面積1000平方米。而我眼前的這個龐然大物竟是十幾層樓房高，我們五、六個人手拉手都抱不過來，地面上到處爬滿了裸露的根系！更有趣的是樹上有樹，幹上生幹，枝枝極極間還長了許多小榆小桑什麼的，開了許多喇叭花月季花什麼的，迎風搖曳！啊，真叫個子孫繁衍，熱鬧興旺！

這棵高壽1300歲的老銀杏生活在如皋市九華鎮。如皋市地處江蘇省的中部東側，九華鎮又在如皋市的東南端，古長江就在鎮南側靜靜流淌。這裡是衝擊平原，土地肥沃，氣候溫和，雨量充沛，平疇千里，人們開個路，指個方向，老銀杏往往就成了原生態的綠色座標。如今老銀杏更是九華鎮的光榮和驕傲，成為九華鎮和如皋市的一張名片！

一位白髮白髮的老大爺見我在拍照，顛顛巍巍地趕過來給我翻開大樹的另一頁。他說很久很久以前，曾經有個賭鬼打過這棵銀杏的主意，但他一斧子下去就看見一股殷紅的血淌了下來，賭鬼嚇得嚇得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；後來有個國民黨連長拿槍逼着老百姓鋸樹給他蓋碉堡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連長駁殼槍一響，他自己就立馬先倒在地上直打滾，兩手抱着頭殺豬似的一個勁叫「頭疼」；再後來1958年，人都發瘋「大躍進」，隊長、會計也都想把這棵銀杏放倒解決大食堂的燃料問題，但是光喊口號，沒人敢動手……要不我們當地人怎麼都喊它「聖樹」、「神樹」哩！

老大爺還帶我參觀了老銀杏西側的銀杏亭，香煙繚繞，人頭攢動。老大爺說這方圓百里的小孩過生日，都用一根紅頭繩先在「神樹」身上圍一下，然後紮在小孩頭髮上，紮成辮子、麻花什麼的，神樹就會保佑小孩平安，避禍，很靈很靈的！

一陣風吹過，樹葉嘩嘩作響，這些清脆翠綠的語言也在向我絮絮叨叨講述大唐的夕陽，南宋的戰火，明清的風雨……人們稱讚銀杏樹是搖錢樹，鄉諺道：「姑娘來相親，門前數銀杏。」家有十棵銀杏樹，不愁風凰不做窩。」「銀杏樹下壽星多。」為什麼百歲人瑞最多的是九華鎮？因為全市銀杏樹齡最高的是九華鎮；華夏長壽第一縣是如皋，如皋長壽第一鎮是九華。最雄辯的事實是「老爺子」周圍百歲人瑞就達14位，95歲以上的老耄老人就達109位！

那天，我在「老爺子」身邊轉悠，忽聽田裡一聲喊：「奶奶！快來幫我！」我循聲望去，喊奶奶的竟是一位花白頭髮的老大娘！更使我吃驚的是，田那頭果然就麻利地走來一位白髮蒼蒼的太婆，硬硬朗朗，不駝不拐。我連忙上去問老人家高壽幾何？「小哩，101！」面對這位耳不聾、眼不花、黑瘦臉、粗糙手的期頤老人，我驚愕得張大了嘴。只見老人轉身用手一指說，不遠處還有兩位老姐姐坐在地裡幹活，一個103，一個105，比我更厲害！

如皋趙家園的老銀杏絕對是一株難得一見的生態奇跡，是一座歷盡滄桑的長壽文物遺存！而且是江海平原上年歲最老、輩分最高的行善積德賢達！你瞧，我依偎在「老爺子」慈祥的懷抱裡一會兒，就分明覺得空氣格外清新，心胸格外舒暢，渾身上下精力格外充沛，我這是不是老爺子就讓我沾上壽氣、仙氣啦？



老銀杏樹。網上圖片

赤有可閱

智讀和情讀

青絲

每當季節變換，總會看到一些勸人讀書的文章，如「春日讀書好時光」、「夏日正是讀書時」、「秋高氣爽好讀書」、「冬日讀書正當時」，文章的本意是好的，是勸人勤讀多讀，以增進知識，只不過，這種泛泛而談的文章，又很少具體指出讀書的方法，時常給人一種混亂之感——適合讀書的季節，究竟是春天還是冬天？其實讀書又豈分四時，一年四季都是讀書的好時光，只是不同的時節，不同的心境，讀書的方式不同罷了。《讀書止觀錄》曰：「心不定，宜看詩及雜短故事，以其易於見意，不滯於久也。心閒無事，宜看長篇文字，或經注，或史傳，或古人文集，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。」認為心思無事，專其長篇文字，適合讀詩歌或雜短故事，因其篇幅短小，無須耗費太多的腦力。如果精神比較放鬆，清閒自在，就適合讀篇幅長的文章。至於文意深奧的經書註解、史書傳記、古人文集，就適宜在風雨交加的天氣或冬日寒夜讀，因為這種天氣下，人無所事事，很容易將書讀進去。

古代的教學方式，「春誦夏弦，冬書秋記」，也是隨着時節而變化的。春天朗誦詩篇，增強記憶是每個人的讀書方式和興趣，各不相同，如果能夠根據自己的生理想，與實際需求相結合，就能將閱讀變成一件快樂的事情。

五柳閑話

馮磊

主流作家轉型，文學的一次理性回歸？

據媒體報道，作家閻連科準備轉型。他的下一部小說，擬採用知性體進行創作。與此相對應地，知名作家張煒今年推出了新作《半島哈爾濱》。至於以《紅燭》出名的畢淑敏女士，則寫出了科幻類作品《花冠病毒》。知名作家的紛紛轉型和跨界，再一次說明當前文學界種種反思的必要性。當純文學與現實社會出現某種脫節之後，文學創作何去何從就成了一個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。實際上，我們不妨把上述幾位作家的新「突破」理解為真正意義上文學的回歸。長期以來，純文學始終跨不出自己的小圈子，在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上，不是探討如何鼓勵文學創作，而是屢屢在「什麼不是文學」這一概念上下功夫。具體而言，文字在文學與非文學之外，還有大眾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別。至於純文學圈子本身，也有新銳與非新銳、經典與非經典、寫實與非寫實之分。這種固執，就像一個急於突破的野獸卻始終在進行營造柵欄的遊戲一樣，偏執而好笑。實際上，純文學出現今天的困境，主要與利益息息相關。在利益的驅使之下，文學的流派之爭，風格之爭往往會演化成利益之爭。以詩歌創作為例，有評論家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則乾脆明言：「近年來的詩歌創作和社會影響力，是以詩歌事件貫穿始終的」。話題的熱炒遠遠超過了寫作本身，這恰恰是當代寫作圈的不幸。知名作家們紛紛轉型，某種意義上來講，恰恰是在謀「正業」。數十年來，文學圈內出現的種種不正常現象，已經成了文學發展的桎梏。力求「純」而又純、力求圈子化與格式